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太祖實錄辨證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實錄記亮祖之歿以爲病卒而高皇帝墳

志則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

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墳

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

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與亮

祖在鎮不法爲道同所論列上雖怒之亦

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

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傳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槩從諱詞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爲臨川侯

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摺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繆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又按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今竝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

按遇春與陸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
指揮發山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九年閒事
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實錄略
載仲亨事而不及勝宗遇春獨于十三年七
月書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不詳其謫降
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涼州書指揮鄭遇
春擊却之六年書滎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
而十年書指揮者蓋遇春奪爵之後降爲指
揮守涼州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
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尋遇

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
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
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
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
年者爲贅誤耶開國功臣錄亦記十三年復
封與實錄合鄭曉異姓諸侯傳則云坐累奪
爵逾年復侯鄭所据者蓋庚午詔書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
實錄不載敬所終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
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

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
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
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
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 上特
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歿時黨事未
發故身得贈諡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
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
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
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
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
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
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
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
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真不減
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國公李文忠薨

按曹國之薨 太祖痛悼輟朝恩卹備至而
王世貞史乘考誤載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
人門下 上聞而弗善也又勸 上裁省內
臣 上大怒盡殺其門客文忠驚悸暴卒

上殺諸醫及侍者百人世貞初疑其誣後以十九年景隆襲爵誥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來也誥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鑒前人之失保爾富貴太祖之叮嚀告誡不釋然於曹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終其與夫獲考令終者則有間矣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於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略同胡惟庸之

毒誠意也奉 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藥豈亦傳 上命耶惟庸之於誠意淮安之於曹國與夫德慶之於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嗚呼親則甥舅功則元勳歿享大烝生傳帶礪五刑無隱誰薄衛醫之鳩萬歲爲期如賜漢儀之酒若乃中山馬肝之謗開平杜郵之疑汲冢之科斗與孔壁而竝傳隱桓之異辭徵寶書而莫辨悠悠百世可爲隕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
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
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
王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爲有功身
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
五百石仍各賜鐵券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
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
侯之子傑宣國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

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
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
實錄紀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
自當與十二侯竝論考襲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寧侯葉昇進討東川諸蠻平之
黃金開國功臣錄載梁國公胡顯以洪武二
十一年討東川功得封顯昭敬皇妃之父也
顯之姓氏始終不見於實錄考實錄二十一
年討東川者靖寧景川也二十二年討九溪
者靖寧東川普定也靖寧獨得賊首頒賞最

厚不聞援信國賴國之例自徹侯進封而從
征之胡顯以椒房故獵封大國 聖祖慎卹
名器豈宜有此且國封大事國史雖多脫略
寧有沒而不書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詔書
自三年大封以後條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
人獨不及顯洪武末年封爵詔書不載者惟
未定越雋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後封者
也顯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
十五人之列耶顯之不封此其明證也王世
貞云據兵部黃及胡氏親供甚明余考吏部

公侯伯襲封底簿皆據兵部貼黃絕無梁國
襲封始末王氏又何從見之斯亦妄矣又按
楚昭王行實云王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都
指揮同知胡顯之女昭王行實爲王孫季塊
所編載充妃爲顯之女而開國功臣錄謂充
妃爲泉之妹顯之姑則紕繆甚矣行實稱顯
止云都指揮同知則其未嘗開國封又明矣
行實載昭王事蹟甚詳若有入奏召還胡顯
之事安得不備載耶其爲傳會無疑也余故
據楚昭王行實合之國史詔書徑削去之恐

後人尚承其譌故存其辨于靖寧之後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昇襲封開國公

按實錄昇自二十一年襲封同諸功臣屢出
練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陝西召還之後遂無
聞焉公侯伯襲封底簿載茂有弟嘗昇昇生
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
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
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
事皆爲昇立傳參列于魏曹二國之間今以
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王之甥初與通謀王

一既伏誅又于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
臚列而得免于聖祖之刑僂有是理乎然
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
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
于雲南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
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
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貫之乎抑亦既釋
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貫其罪則昇既得釋矣
不應又放其子于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
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于臨安不應兩年之

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
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它革除諸書所載
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
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
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賜李善長從子佑及吉安
侯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
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爲變
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

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
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黃金開國功臣錄於
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高帝功臣表
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
死國史旣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
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旣賜亨死
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書云
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
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詞其必以同
時賜死無疑也按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

侯唐勝宗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
招于後又載平涼侯費聚全招則勝宗與亨
等俱下獄卽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
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
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
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
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
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
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卽恐胡

家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
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云 上復命諸
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則勝
宗聚庸舉在其中矣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
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
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
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
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
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諱
詞槩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

史多所援據而於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今悉從庚午詔書及昭示姦黨三錄又參互以實錄一一釐正如左

平涼三侯與吉安同罪同辟無可疑者開國功臣錄費聚傳云二十三年自雲南召還賜金帛還鄉優老二十六年卒上爲輟朝遣祭黃金未見國史故妄爲粉飾如此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聚坐胡黨上曰聚往征姑蘇朕嘗誓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鄭氏所記亦出庚午詔書第未見其全文所謂後竟得釋

者則因功臣錄記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恤之典求其說而不得而曲爲之詞也史家乖繆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東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其上爲輟朝致祭錙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諡恩卹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王對胡王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

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
腕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
以得託肺附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
以從征死次王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
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
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
書他亦無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
脩伏誅

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
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
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帷薄不
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
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
脫略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興之下耶或如
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
禁而并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脩蓋
亦史官之微詞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
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
達德興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

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藍王謀反與吏部尚書詹徽等俱伏誅

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藍王反獄上集羣臣廷議王強辨轉展板染不肯服詹徽叱王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徽卽吾黨遂併執徽按逆臣錄載徽招云近日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則王先伏誅而徽後始敗露也鄭曉所記蓋出稗史近于戲矣又史敬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書對敬德說涼國

公見拏在衛你可打聽如招我便來報我知道此招亦可以徵鄭記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按實錄于宋公之卒書其日月又爲立傳然考國史之例書卒而以誅死者王弼是也書卒且立傳而以誅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卒也國史書其卒則如潁國定遠書其卒而立傳則又如德慶然而宋公實以誅死則國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勝之得罪不獨以北征之故如平涼之役代大將軍總

制軍事不俟朝命輒自引還跋扈不臣罪狀
顯著 高帝豈能賞之二十七年手詔以家
人違令瑣事頻煩戒諭至云禍福之來皆人
自致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連姻親不
忍不爲卿君臣之際猜疑切責如此求其令
終豈不難哉本傳記北征之事但云 上以
此深責之其有所諱耶抑亦使人習其讀而
問其傳耶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賴國公
友德等爲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
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錄大書特書則宋賴
被誅之事遂不可考矣涼國之誅在洪武二
十六年而宋賴相繼伏誅俞本云爲黨逆事
其爲藍王之黨可知也宋賴誅而開國之元
功盡矣豐沛舊臣如晨星之僅存者惟長興
武定耳嗚呼微 孝廟之繼絕則開平之苗
裔尚夷愍隸微世廟之議禮則青田之帷幄
孰與享烝又况菹醢隕身叅夷湛族者乎史
家疏繆不稽本末昧丹書之慘酷悼信誓之
凌夷斯則文獻無徵可爲嘆息者矣
又按黃金開國功臣錄凡功臣賜死與伏誅

者皆諱而書卒李善長陸仲亨之類是也鄭
曉大事記及列傳別起一例於李善長傳友
德之類皆書曰暴卒惟藍玉書伏誅以暴卒
別于伏誅所以別諸公于玉也曉之微指也
攷之實錄則義例尤錯互不一有直書自經
及賜死者善長亨之類是也有直書其事而
曰伏誅者藍玉周德興之類是也有于卒之
年月立傳且書其賻恤而實以誅死者廖永
忠也有於卒之年月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
勝也有卒之年月但書曰卒而別立傳於封

爵之年月者傅友德也有止書其卒而封爵
之年月并不立傳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誅死
而沒其事并不記其所終者胡美黃彬之類
也有不記其所終而略舉其事或在奉朝請
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陸聚孫恪之類是也
國史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在諸公必信而有
徵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將使誰正之哉夫班
馬傳漢不沒韓彭之嬰僂歐宋書唐必著文
靜之撫膺山河之誓未乾麒麟之圖安在逝
者不作來者難誣安用出入多端掩沉寃于

青史推敲隻字寄隱獄于丹書也哉愚不能
深知國史之微詞亦不敢妄效諸公之別例
傳疑傳信良懼厚誣前人知我罪我庶幾俟
諸百世云爾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六
讀杜小箋上

歸田多暇時誦杜詩以銷永日閒有一得輒
舉示程孟陽孟陽曰杜千家注繆偽可恨子
何不是正之以遺學者予曰注詩之難陸放
翁言之詳矣放翁尚不敢注蘇予敢注杜哉
相與歎息而止今年夏德州盧戶部德水刻
杜詩胥鈔屬陳司業無盟寄予俾爲其叙予
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叙杜哉予嘗妄謂自
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

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奐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剥以尋櫓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黠者又反脣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

集矢於杜陵矣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德水北方之學者奮起而昌杜氏之業其殆將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廢疾使三千年以後渙然復見古人之總萃乎苦次幽憂寒窗抱影紬繹腹笥漫錄若干則題曰讀杜詩寄盧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曰小箋不賢者識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盧且道所以不敢當序之意癸酉臘日虞鄉老民錢謙益上

遊龍門奉先寺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蔡條西清詩話黃魯直較本云王荆公言天
闕當作天闕對雲臥爲親切予讀韋述東都
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
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亦
引水經以證之予按韋應物龍門遊眺詩鑿
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相對此
杜詩注脚也荆公妄改殊不足信

冬日雒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
畫五聖圖

配極玄都闕凭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嘗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
月近雕梁僊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
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冕旒俱秀發旌旆各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迴
得霜風箏調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
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見像降符
不一而足人主崇信之極矣此詩直記其事
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

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宮殿壯麗踰制爲
非禮也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奉勅升老子
莊子爲列傳之首序伯夷上然太史公不列
于世家終不能改易舊史蓋微詞也道德付
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
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八句記
吳生畫圖也世代之寥廓如彼畫圖之親切
若此冕旒旒旒眩曜耳目不亦近於兒戲乎
翠栢四句叙冬日之景也身退以下四句始
略見大意以謂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淨無
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
卽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爲
妖爲神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意諷
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
之足戒者也

投贈哥舒開府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
非熊

哥舒翰與安祿山思順竝爲節度使祿山在
范陽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故曰受命邊沙遠

也翰素與二人不協天寶十一載竝來朝玄宗使高力士於城東崔駙馬池亭讌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鶴非熊卽御席之人分別言之言祿山思順軒墀之鶴耳豈如翰爲畋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暱于私倖不能屏祿山思順而專任翰也劉辰翁漫評之曰此語深媿士大夫實不知作何解可爲一笑

麗人行

本朝楊慎云古本多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鎧銀二句徧攷宋版竝無之楊氏詩話往往改竄僞託以欺後人流俗多爲所誤故辨之於此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吐蕃每至麥未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呼爲吐蕃麥莊哥舒翰遣將邀擊匹馬不還此詩記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窮兵於石堡河曲也高適爲翰掌書記

故曰軍事留孫楚劉辰翁云崆峒猶言一大地也紕漏至此稍知兔園罔者不爲而世猶宗之何也

上韋左相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天寶十三載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故曰霖雨思賢佐非尋嘗使霖雨故事也上以見素經事相

王府有舊恩可之故曰丹青憶舊臣他本作老臣直臣皆非也范叔歸秦此句託意最爲深遠蓋見素雖爲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去國忠以匡時故以范叔歸秦諷之國忠之在唐猶穰侯以外戚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見素雖不能用公言然公之謀國用意深切如此千載而下可以感歎也舊注以爲喻見素父湊任隋歸唐湊以永淳二年釋褐未嘗仕隋舊注紕繆多此類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
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梭仰穿龍蛇窟始
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
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
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

不分而天下無紀綱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
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
於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
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鴈稻
梁刺之也按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
登高視下岌岌乎有漂搖崩折之恐正起興
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迴首而思
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
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
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爲嘗也宋人詩

說多支離可笑三山老人論此詩殊近理故
取之程孟陽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幸蒼梧
雲正愁闇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惜
之

白絲行

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
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減盡鍼
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
遊絲亦有情隨風炤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汚顏

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
懼棄捐忍羈旅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
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
沉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
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郭詩曰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
妙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衣
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
所希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此詩用泰機

之言而反之秦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
於衣工之棄我以冀成之相薦此詩謂白絲
素質不自貴重而隨時染裂裂春天衣著隨風
輕舉亦可謂妙于趨時者矣然而有香汗輕
塵之污有開新合故之置向之汲汲求進徒
自點耳所以才人志士深思汲引之難恐懼
棄捐而忍于羈旅也此詩全用選詩而屬意
尤爲深婉故曰熟精文選理豈欺我哉

哀王孫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嘗人殊豺狼在邑

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玄宗凌晨自延秋門出親王已下多追之不
及故曰骨肉不待同馳驅也王孫不肯道姓
名但乞爲奴困苦若此且竄逃荆棘身無完
膚形容變盡幾不可辨識矣然隆準之子孫
千人亦見其能免於逆胡之物色乎故曰龍
種自與嘗人殊王孫善保千金軀危之也亦
戒之也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
妃駙馬等剗其心以祭慶宗又殺皇孫及郡
縣主二十餘人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

兄弟雖嬰孩皆不免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搜捕王孫妃主以獻奉者如張均者不難爲賊毀阿奴三哥家事又何有於王孫故曰慎勿出口他人狙又曰哀哉王孫慎勿疎蓋囑其慎防此輩不獨如孫孝哲爲賊寵任者也有宋靖康之難羣臣爲金人搜索趙氏宗室遂無遺種逆臣媚子千載如一轍讀此詩可爲流涕

哀江頭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此詩興哀於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蘇黃門曰哀江頭卽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劔閣寓意於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劔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地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宮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

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卽所謂天長地久
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宋人謂一秦一
蜀託諷玄肅父子之間非也黃昏胡騎塵滿
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興衰無情之地沉吟感
歎瞽亂迷惑雖胡塵滿地至不知城之南北
此所謂有情癡也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爲
言殆亦淺矣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
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
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
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
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
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鬼

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
嶠函空虛公以爲得延州精兵萬人塞蘆關
而入直擣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
五城荆杞惜其單虛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
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秀巖自
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兩寇欲取太

原長驅朔方河隴而長安西門之外皆爲敵
壘故曰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也疾驅塞
蘆子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壅塞之塞也
薛景僊守扶風關輔響應取道扶風與景僊
合力則收復尤易也寇方從事於西而我出
奇蘆關以擣其虛故曰蘆關扼兩寇此公之
深意也兵貴神速不可使寇知而備之故曰
誰能叫帝閭胡行疾如鬼也王深父以爲不
當撤西備而爭利於東宋人又有謂塞蘆子
以拒吐蕃者荆公極推深父不應無識至此

晚行口號

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江總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
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少
年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
自陳入隋歸尚黑頭也強作解事可笑不知
總入隋年七十餘矣劉之不學如此總後有
自梁南還尋草宅詩云紅顏辭鞞白首入
轅轅其非黑頭可知矣

北征

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許彥周云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元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興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予謂微爾人盡非猶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也其推許之至矣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

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
王衣晨自舉石一作鐵馬汗嘗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此詩草堂詩箋叙於北征之後蓋肅宗收京後作也往者災猶降言安史之亂乃隋末之災再降於今日也指麾盪滌序收復之功也石馬汗嘗趨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石人馬皆流汗事見安祿山事蹟李義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韋莊再幸

梁洋詩興慶王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
皆記此事也黃鶴叙于天寶五年今人多仍
其謬故正之

洗兵馬

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僊仗過崆峒

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卽笄頭山涇水
之所發源也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云云
者元和志隴山在隴州之北卽靈州靈州卽
靈武也肅宗卽位靈武南回自原州入卽崆
峒在回鑾之地矣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
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肅宗卽位後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
于巴蜀道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
畢矣上皇至自蜀卽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
東宮不許已而聽李輔國讒閒遂有移仗之
事其端已見於此此詩蓋援據寢門問安之
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
欲其成乎爲君也其詞嚴矣湖州有顏魯公
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
魯公知肅宗有媿于是故以此諫也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爲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
關中旣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

攀龍附鳳指靈武
勸進之人靈武之事
公心所不與是時
方加封蜀郡靈武元
從功臣肅宗之意
獨厚于靈武故婉詞
以譏之豈知蒙帝力
不得誇身強卽介子
推所謂二三子貪天
功以爲己力也郭湜
高力士傳云輔國趨

馳未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
之上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
此與公詩意正相脗合關中旣留蕭丞相謂
房瑄也瑄自蜀奉冊留相肅宗故曰旣留也
張子房謂張鎬也時鎬方代瑄爲相故曰復
用瑄與鎬皆玄宗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用之
而不終者也蕭丞相或以謂指杜鴻漸據新
書卿乃我蕭何之語失之遠矣

牧齋初學集卷一百七

讀杜小箋中

晚出左掖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雍錄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解舍杜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曰歸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解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雍錄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云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已又送夔龍於鳳池殆左省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邪杜之爲左拾遺在中宗後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故歸東省而集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岑參爲右補闕故杜答參詩曰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日

華東丞相罷朝繇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左省官仍自東出故

曰我往日華東也

我往諸本皆作任當以雍錄爲是

曲江對酒

龍武新軍深一作經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亦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然欲繇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謾焚香則其深宮寂
莫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
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程大昌以謂龍武軍
中官主之最爲親暱初時擬幸芙蓉後遂留
駐龍武蓋有譏也予以爲不然

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門出閒道歸鳳翔
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鯨至今殘破膽應有未
招魂近侍歸京已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

馬望千門

公自拔賊中間關九死得達行在近侍未幾
移官遠出此詩蓋深歎肅宗之少恩也題云
自金光門出又云因出此門此詩之題卽序
亦卽詩也招魂曰魂兮歸來入修門此經年
之後再出國門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魂比
招魂之言尤可傷矣移官豈至尊猶云豈至
尊乎蓋不忍斥言之也駐馬望千門正古人
去不忘君之義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琯
也琯素負重名馳驅奉冊致位宰相肅宗以

其爲玄宗建議制置天下支庶悉領大藩心
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瑄并及劉
秩嚴武等以瑄黨故也舊書云瑄罷相甫上
言瑄不宜罷肅宗怒貶瑄爲刺史出甫爲華
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有奉
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蓋瑄以是時罷相公
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勅放就列至次
年六月復與瑄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
官卑耳鎬代瑄相亦以是時罷鎬亦蜀郡舊
臣坐瑄黨也公詩於瑄鎬及武深所推服而
代肅閒論時事則始終以封建爲得策蓋公
與瑄同心若此然吾觀賀蘭進明之譖瑄曰
瑄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又曰於聖皇
爲忠於陛下非忠也肅宗惡瑄盡出其黨下
詔表暴其罪蓋忠於聖皇之語有以深中其
心也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李輔國特探
其邪心而成之耳公與瑄之貶謫關係玄宗
父子閒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端
故表而出之作年譜者至謂公不知論何事
而出其陋甚矣

寄張十二山人彪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
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
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

至德二載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加封爵次
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神主入新
廟故曰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借漢晉以
爲喻而宗廟之焚毀闕廷之匡復皆盡於十
字之中矣敘事簡妙若此真攢簇五行手也
商山源水不出秦楚疆域喻西都喪亂而山

人仍隱於嵩陽也當天地翻覆之時耕巖結
草想青龍而騎白鹿靜者之妙如此此數句
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長
律之法 肅宗賞功獨厚於靈武從臣故曰
文公賞從臣引介子推之事以譏之也傳曰
定哀多微詞公於玄肅之際其多微詞如此
天末懷李白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魑魅喜人過喜其來而擇人以食也卽招鬼
之意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
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
見古人情

亡友顧雲鴻朗仲曰親朋一哭鞍馬孤城送
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
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况倏已昨日因以見
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朗仲恨人
也故其言如此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
鯨遼海波

乾元元年郭子儀領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
州明年史思明引衆來救官軍敗而解去先
是李光弼請與朔方兵同逼魏城則鄴城必
後魚朝恩不可而止而汾陽與光弼謀議不
同遂列大陣於城南十里此詩謂官軍當直
擣山無破思明之巢穴不當堅守城下以老
師也時汾陽與光弼不協故敗光弼蓋出公

策而汾陽亦千慮之失也公豈徒詩人也哉
散愁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
山河

此詩作於上元元年光弼勝賊河陽之後所
謂司徒下燕趙者蓋喜而望之非實事也舊
注失之

漫興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老學菴筆記相字從入聲讀白樂天用相字

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
相離是也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
然

戲爲六絕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
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
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
近風騷別裁僞體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
眼睛矣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
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元裕之詩云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唾
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柰爾何又
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枯出
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偽體以親
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

遞相祖述無效嗤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
前賢也裕之詩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
西社裏人又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
費精神別裁之道思過半矣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
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
軀政用疎通合典則威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實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
窮殫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高適傳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
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
戍論之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劔南西山不急
之城稍以減削疏奏不納公爲閬州王使君

進論巴蜀安危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
川與適議合而是時適在成都與公往來草
堂則適罷東川捐三城之奏必與公諮議而
後行也此詩云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
恩宜殊蓋適以此疏託侍御入奏故題曰入
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隱括入奏之語江花
未落以下望其奉聖旨以蘇蜀民相與酤酒
相賀白飯青芻下及奴馬宴喜之至也浣花
老翁參預國家大計關心如此良可感矣

漁陽

牧齋集二百七
九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
萬兵

趙叟曰公初聞雍王統兵作此詩以諷河北
諸將謂飄然而來猶恐後時乃擁兵不入本
朝豈高計乎故又舉祿山往事以戒之舊注
以後事傳會非公本意也

有感五首

幽薊餘地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

是時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封王
節鎮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此詩云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安有節鎮之近不
修職貢而顧能從事遠略者乎蓋歎之也息
戰歸馬謂其不復能用兵而婉詞以譏之也
李翱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正此意
也舊注以謂戒人主不當生事夷狄真癡人
說夢耳

雜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今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

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
以子儀新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
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儀因兵部侍郎張
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代宗省表垂泣亟還
京師其略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
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阨纜數百里閒東有
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明明天

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
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則黎元
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公詩云
莫取金湯固長今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
本王臣正檠括汾陽論奏大意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未有不
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
獨聽簫韶

初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曰今元子北略
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

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
宗卽位惡瑄貶之用其諸子統師然皆不出
京師遙制而已廣德初宗藩削弱藩鎮不臣
公追歎朝廷不用瑄議失強幹弱支之義而
有事則倉卒以親賢授鉞也丹桂言王室青
梧喻宗藩也卑宮制詔卽天寶十五載七月
丁卯制置天下之詔也謂其分封諸王如禹
之與子故以卑宮言之壯遊詩禹功亦命子
此其證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聽簫
韶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瑄豈獨以交友之

故哉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執王一作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
端拱間瘡痍

李肇國史補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
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
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
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
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
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

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曰登壇名絕假謂諸將兼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與此詩正相發明注引東坡語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送元二適江左

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

考顏魯公墓碑

及次山集代宗時以著作郎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江左次山春陵行及廣德二年道州謝上表時月皆可據所謂元二者必非結也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

閩州別房太尉墓

對棊陪謝傅把劍覓徐君

琯爲宰相聽董庭蘭彈琴以招物議此詩以謝傅圍棊爲比圍棊無損於謝傅則聽琴何損於太尉乎語出回護而不失大體可謂微

婉矣劉禹錫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詩尚有
松閒露永無棊下塵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
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
君終讌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
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
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實阻兵皆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
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
吾知免官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
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
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
召禍至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
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
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義乎

物類彙編卷一百七

十四



